

迪伦·托马斯

英语诗歌名家精品精译

迪伦·托马斯诗歌精译

[英]迪伦·托马斯/著

吴伏生/选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迪伦·托马斯 诗歌精译

• 英 语 诗 歌 名 家 精 品 精 译 •

[英]迪伦·托马斯/著

吴伏生/选译



南开大学 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迪伦·托马斯诗歌精译：英汉对照 / (英) 托马斯
著；吴伏生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12
(英语诗歌名家精品精译)
ISBN 978-7-310-04720-8

I. ①迪… II. ①托… ②吴…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②诗集—英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328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210×14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4插页 176千字

定价：28.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英语诗歌名家精品精译

迪伦·托马斯诗歌精译

Twenty-Five Poems of Dylan Thomas

吴伏生 选译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Wu Fusheng

译者序

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 英国威尔士人。其父是英语教师, 托马斯年幼时经常在父亲的书房翻阅各种书籍, 对语言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十五岁时便开始为其所就读的学校编辑校刊, 撰写诗歌、散文乃至文学评论。十九岁时, 托马斯因发表《穿过绿索驱动花朵的力量》(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一诗而一举成名, 开始了诗人与名人的生涯。托马斯嗓音浑厚, 颇具朗诵和播音才能, 曾长期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 并曾四次在美国作诗歌巡读。他一生放荡不羁, 酗酒无度。1953年在美国作最后一次诗歌巡读时, 酗酒后突然在纽约去世, 年仅三十九岁。^①这一戏剧性的结局更为他短暂的一生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使得他一度成为英美青年人所崇拜的偶像。1982年, 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其“诗人之角”为托马斯立碑, 最终确立了他在英国诗歌中的重要地位。

在二十世纪英国诗人中, 托马斯是颇具争议的一位。他的诗歌中那种豪迈奔放的气势, 对传统习俗的蔑视, 以及不拘常规的语言风格, 令他在许多、尤其是年轻读者中备受推崇。同时, 他的诗歌也因过于曲折晦涩而招致了不少诗人和读者的批评与非议。在以下的文字中, 我将对托马斯诗歌的整体风格做一介绍与分析。

1951年, 托马斯曾在一次采访中对自己的诗歌理念与实践做过综述。他认为, “诗歌的全部意义, 便在于它应当为我们提供乐趣,

^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托马斯的死因是酒精中毒, 只是近年来才确定为肺炎所引起的并发症。由于医生误诊, 为他注射了大量吗啡, 导致了死亡。

虽然它具有悲剧性。”^①也就是说，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包括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经过诗歌艺术的提炼和体现，都可为读者提供某种美感和艺术享受。诗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对托马斯来说，它所使用的文字具有一种魔力。早在幼年时期，托马斯便朦胧地感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只是对文字的声音节奏着迷，后来才发现，“这些黑白相间的东西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从它们当中，从它们本身的实体中，产生了爱、恐惧、怜悯、痛苦、奇迹以及其他模糊的抽象概念；它们使得我们昙花一现的生活变得危险、伟大、能够忍受”^②。这一发现还使他认识到，做一位作家，“终身与文字为伍”，乃是他天赋的使命。^③为此，托马斯多次强调：“我之所以作诗，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便爱上了文字。”^④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将某人引向诗歌创作的往往是他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华兹华斯曾说过，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中国古代也有“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的经典论述。在上述理论中，都是诗人先有某种切身的感受，然后再去寻找适当的文字去表达和体现这一感受。托马斯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文字放在诗歌创作的源头。他说：“我觉得[诗]应当从文字开始运作，从文字的实体与实体文字节奏的合并，而不是面向文字[运作]。”^⑤也就是说，一首诗的产生要先“从”（from）文字开始，而不是先有非文字的经验，然后再“面向”（towards）文字去寻找所谓“客观对应

① 参见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3), p. xxii. 原文：“All that matters about poetry is the enjoyment of it, however tragic it may be.”

② 同上，p. xvi. 原文：“There they were, seemingly lifeless, made only of black and white, but out of them, out of their own being, came love and terror and pity and pain and wonder and all the other vague abstractions that make our ephemeral life dangerous, great, and bearable.”

③ 同上，p. xvi. 相关的文字：“...my love for the real life of words increased until I knew that I must live *with* them and *in* them, always. I knew, in fact, that I must be a writer of words, and nothing else.”

④ 同上，p. xv. 原文：“...I should say I wanted to write poetry in the beginning because I had fallen in love with words.”

⑤ 引自 John Goodby, *The Poetry of Dylan Thomas: Under the Spelling Wall*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1. 原文：“I think [poems] should work from words, from the substance of words and the rhythm of substantial words set together, not towards words.”

物”(objective correlative)。在写作时,这样的诗也便不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印象和意念展开,最终产生一个向心的整体,而是以一个文字意象为灵感或引子,发展出一个离心甚至支离的作品。托马斯对此曾做过更加详尽的描述:

我制造一个意象……让它生出另外一个,与第一个意象抵触,在第一与第二个意象中生出第三个,再让第四个意象与第三个抵触,然后让它们全部在我设立的形式范围内相互冲突。每个意象都含有自身毁灭的种子,我自己理解的辩证方法是,来自中心种子的各种意象在不断扩建与塌陷,而且中心种子本身便同时具有建设性与破坏性。^①

显然,在这种创作过程中,诗人所强调和追求的不是传统诗学中的多样统一与和谐,而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力量”(power)。托马斯用“战争的子宫”(womb of war)^②来形容这种诗歌的核心。表面看来,“战争”与“子宫”相互矛盾,因为前者毁灭生命,后者孕育生命,但在托马斯的诗歌理论与实践,它们却是相反相成。

托马斯早期发表的一些诗作颇能体现这一点,其中著名一例便是前面提到的《穿过绿索驱动花朵的力量》。此诗相对较短,兹征引如下:

① 同上, pp. 9-10. 原文: “I make one image... let it breed another, let that image contradict the first, make of the third image bread out of the other two together, a fourth and contradictory image, and let them all, within my imposed formal limits, conflict. Each image holds within it the seed of its own destruction, and my dialectical method, as I understand it, is a constant building up and breaking down of the images that come out of the central seed, which is itself destructive and constructive at the same time.”

② 同上, p. 9. “womb”与“war”两字押头韵,是托马斯酷爱的修辞手段。

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① drives the flower
穿过绿索驱动花朵的力量

Drives my green age; that blasts the roots of trees
驱动着我的烂漫年华；它摧残树根

Is my destroyer.
也是我的毁灭者。

And I am dumb to tell the crooked rose
我无言告诉那佝偻的玫瑰

My youth is bent by the same wintry fever.
我的青春被同样的寒热压弯。

The force that drives the water through the rocks
驱动流水穿过岩石的力量

Drives my red blood; that dries the mouthings streams
驱动着我的鲜红血液；它使溪流干枯

Turns mine to wax.
也令我的血液成蜡。

And I am dumb to mouth unto my veins
我无言用舌舔告我的血管

How at the mountain spring the same mouth sucks.
同一张嘴在吸吮着山中的清泉。

The hand that whirls the water in the pool
搅动池水的那只手

Stirs the quicksand; that ropes the blowing wind
拨动着流沙；它拴住飙风

① “绿索”中的“索”(Fuse)本是“保险丝”、“导火索”的意思；作为动词，它有“引爆”、“熔化”之意。托马斯此处用它来指花草的根茎。

Hauls my shroud sail.

也拖曳着我的尸布帆。

And I am dumb to tell the hanging man

我无言告诉那位施绞者

How of my clay is made the hangman's lime.

我的泥身便出自被绞者的石灰棺。

The lips of time leech to the fountain head;

时光之唇蚂蝗一样寄生于水的源头；

Love drips and gathers, but the fallen blood

爱不停地滴落和积蓄，但流出的血

Shall calm her sores.

会抚慰她的伤痛。

And I am dumb to tell a weather's wind

我无言告诉那节气之风

How time has ticked a heaven round the stars.

时钟已经围绕群星滴出了一个天堂。

And I am dumb to tell the lover's tomb

我无言告诉那情人的坟墓

How at my sheet goes the same crooked worm.

在我的床单^①上爬着同样的蠕虫。^②

生与死，美与丑，人类与自然，生长与消亡皆互为表里，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同时存在于宇宙的流动过程当中。这与浪漫主义

① “床单” (sheet) 除了“床单”之外，也可用来指“裹尸布” (死亡) 和“纸张” (诗歌)。托马斯常在诗中使用双关或多关语，此即一例。

②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p. 90.

诗歌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寻求解脱迥然不同，因为此处没有解脱；其辩证法也异于黑格尔辩证法，因为此处没有正反合后的扬弃。这里只有两种意象、两种力量之间的撞击与冲突，正如我们无法将首行中的“花朵”(flower)与末行中的“蠕虫”(crooked worm)融入一个多样的整一与和谐，或是将其中一个抹去。西方学者将托马斯的这一诗歌理念称为“过程诗学”(process poetic)^①，它所反映的，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指导下的存在主义世界观，即在这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也都是合理的。

上面这首诗中的许多意象，如“血液”(blood)，“血管”(vein)，“嘴”(mouth)，“手”(hand)等都来自人体，这是“过程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托马斯对此曾有论述，并将其追溯到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多恩(John Donne)。他说：

人体，其外表、死亡、疾病，乃是一个确凿事实，如一棵树一样。它与树扎根于同一个大地。据我所知，有关我们“大地性”的最佳描述来自多恩的祷告文；在那里，他描写了一个大地之人，他人体[是]大地，他的毛发[是]生自土地的野灌木丛。^②

这样的描述颇有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味道，因为此处托马斯并未提到上帝，而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泛神论的解释。它是理解托马斯诗歌的关键，也是解开那些他晦涩诗篇的钥匙，因为他本人便曾坦承过，导致他诗歌晦涩的原因，便是他“从人体解剖

① 参见 John Goodby, *The Poetry of Dylan Thomas*, p. 8.

② 引自 Ralph Maud, *Where have the Old Words Got Me? Explications of Dylan Thomas's Collected Poem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3), p. 19. 原文：“The body, its appearance, death, and disease, is a fact, sure as the fact of a tree. It has its roots in the same earth as the tree. The greatest description I know of our own ‘earthiness’ is to be found in John Donne’s Devotions, where he describes a man of the earth, his body earth, his hair a wild shrub growing out of the land.”

的宇宙意义中……预先构想出的象征手法”。^① 例如《心灵中节气的过程》（*A Process in the Weather of the Heart*）一诗中的前两节：

A process in the weather of the heart

心灵中节气的过程

Turns damp to dry; the golden shot

将湿润变为枯干；金色的枪弹

Storms in the freezing tomb.

在冰冻的坟墓中咆哮。

A weather in the quarter of the veins

血管一角中的节气

Turns night to day; blood in their suns

把夜晚变成白昼；太阳中的血液

Lights up the living worm.

照亮鲜活的蠕虫。

A process in the eye forwarns

眼中的过程预告着

The bones of blindness; and the womb

失明的头骨；子宫在

Drives in a death as life leaks out.^②

生命泄漏时将死亡打入。

只要了解上面介绍过的泛神主义“过程诗学”，我们便会明白这里所描述的无非是宇宙、人类中那生死相续、阴阳相生的过程。诗

① 同上，p. 99. 引号中原文：“a preconceived symbolism derived... from the cosmic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anatomy.”

②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pp. 102-103.

中所使用的各种来自人体的意象，便是托马斯藉以表现这一观念、“预先构想出的象征手法”。

我们还会注意到，上面所引的这段诗中使用了“枪弹”(shot)、“坟墓”(tomb)的意象。托马斯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身体验过战争对人类的摧残，至死未能摆脱战争的恐怖阴影。他的许多诗篇都通过描写战争对人体的毁灭来体现上述经历和感受，如《空袭大火后的祭奠》(Ceremony After A Fire Raid)一诗中的第一章第一节：

Myselfs

我们

The grievors

这些哀悼者

Grieve

哀悼

Among the street burned to tireless death

街上被无休止地烧死的人中

A child of a few hours

一位仅活了几个时辰的孩子

With its kneading mouth

它那张正吸奶的嘴

Charred on the black breast of the grave

被烧焦在母亲从黑色乳房中挖掘

The mother dug, and its arms full of fires.^①

的坟墓，它的手臂正在燃烧。

①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p. 201.

如此直接、具体的身体描绘自然更能激起读者的切肤之痛。在下面一节中，托马斯更是指出这种对人类与生命的暴行“任何奇迹都无法赎偿”（miracles cannot atone）。这里所说的“奇迹”，显然是指基督教义中那些复活与永生的故事和信仰。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托马斯对传统基督教非常失望，有时甚至大加挞伐。如《化身魔鬼》（Incarnate Devil）一诗：

Incarnate devil in a talking snake,
魔鬼化身成一条说话的蛇，
The central plains of Asia in his garden,
中亚平原便在他的花园，
In shaping-time the circle stung awake,
时间形成之刻圆周^①被刺醒，
In shapes of sin forked out the bearded apple,
在罪孽之形中分出了芒刺的苹果，
And God walked there who was a fiddling warden
上帝，一个闲逛的看守，在那漫步
And played down pardon from the heavens' hill.
从天堂之山漫不经心地送下他的宽恕。

When we were strangers to the guided seas,
彼时我们不知道那些要去的大海，
A handmade moon half holy in a cloud,
云中一个人造、半神的月亮，
The wisemen tell me that the garden gods
智者们告诉我，园中的众神

① 圆周是完美的象征，指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

Twined good and evil on an eastern tree;
把善和恶捻在东方的一棵树上;
And when the moon rose windily it was
每当月亮在风中升起, 它
Black as the beast and paler than the cross.
如野兽一般黑暗, 比十字架更加苍白。

We in our Eden knew the secret guardian
我们在伊甸园中结识了那位秘密看守
In sacred waters that no frost could harden,
在严霜无法冻结的神圣之水中,
And in the mighty mornings of the earth;
在地球那强大的早上;
Hell in a horn of sulphur and the cloven myth,
硫火号角和分趾神话的地狱^①,
All heaven in the midnight of the sun,
太阳午夜中的所有天堂,
A serpent fiddled in the shaping-time.^②
一条蛇在时间形成时闲逛。

托马斯此处重新讲述了《圣经·创世纪》中撒旦化身为一条蛇引诱夏娃偷吃智慧果, 最终导致她和亚当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从正统基督教的视角, 托马斯的改编可谓是大逆不道。诗中的主角是魔鬼撒旦, 造物主上帝被降为伊甸园的“看守”(guardian), 而且玩忽职守地在那“闲逛”(fiddling)。在诗的结尾, 托马斯用“闲逛”(fiddled)这一同样字眼来描述撒旦这位“化身魔鬼”, 似乎是要说

① “硫火”(sulphur)和“分趾”(cloven feet)是描写地狱和魔鬼的常用词汇。

②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p. 142.

明在人类之初，善与恶，天堂与地狱，上帝与魔鬼便已同时存在，正如诗中所说的，伊甸园中的众神已经把“把善和恶捻在东方的一棵树上”（Twined good and evil on an eastern tree）。言外之意，便是所谓“原罪”以及由此引起的死亡与痛苦并非来自人类的堕落，而是造化的安排。

的确，托马斯诗歌中的世界自始至终是个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冷漠世界。但是，诗人并未因此而减少和放弃对生命与世界的热爱和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结婚生子之后，托马斯对生活的体验与认识均有所改变，残酷的现实也令他更加珍爱和留恋生命。托马斯早期的诗歌着重表现过程诗学中的负面，因而骚动不安，但在后期的一些作品中，他有时能够在冲突中赢得片刻或一时的平静，将视野聚焦于自然与人生中的美丽，并且试图从中获取慰藉。在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作品《序诗》（Prologue）中，他明确表示要“颂扬这个地方”（trumpet the place）。^① 在那首著名的《蕨山》（Fern Hill）中，托马斯更是满怀深情地讴歌童年与自然：

Now as I was young and easy under the apple boughs

此刻我如儿时那样徜徉在苹果树下

About the lilting house and happy as the grass was green,

在欢唱的屋旁像青青绿草一般快活，

The night above the dingle starry,

幽谷上的夜空星光闪闪，

Time let me hail and climb

时光让我欢呼攀援

^①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p. 4.

Golden in the heydays of his eyes,
做他眼中的盛日金童，
And honoured among wagons I was prince of the apple towns
车马辐辏中我是苹果城中的王子，
And once below a time I lordly had the trees and leaves
曾几何时作为统帅巡视树林草木
Trail with daisies and barley
沿着雏菊和大麦
Down the rivers of the windfall light.
直到风影斑驳的水边。

And as I was green and carefree, famous among the barns
那时我烂漫无忧，在欢快庭院旁的谷仓中
About the happy yard and singing as the farm was home,
声名显赫，在家中的农场里欢歌，
In the sun that is young once only,
在青春不再的阳光中，
Time let me play and be
时光让我玩耍
Golden in the mercy of his means,
做他恩赐下的金童，
And green and golden I was huntsman and herdsman, the
calves
烂漫的金童，我是牧人和猎手，牛犊
Sang to my horn, the foxes on the hills barked clear and cold,
应和着我的号角，山中的狐狸清冽地吠叫，

And the sabbath rang slowly
安息日的钟声缓缓地
In the pebbles of the holy streams.^①
在圣溪中的鹅卵石上吟鸣。

然而，诗人并没有忘记，这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毕竟是昙花一现。正是这种意识，为这首美丽颂歌的末节增添了几分哀婉：

Nothing I cared, in the lamb white days, that time would take
me
我全不顾虑，在那洁如羊羔的岁月，时光将
Up to the swallow thronged loft by the shadow of my hand,
牵着我的手影把我带到群燕栖息的阁楼
In the moon that is always rising,
随着永远升起的月亮，
Nor that riding to sleep
也不顾虑在驰入睡乡时
I should hear him fly with the high fields
我会听到他与那些高地一同飞离
And wake to the farm forever fled from the childless land.
醒来时农场已从没有孩子的家园一去不回。
Oh as I was young and easy in the mercy of his means,
啊我少年时悠游在他的恩赐当中，
Time held me green and dying
时光抱着我天真烂漫地死去
Though I sang in my chains like the sea.
虽然我如同大海一样在链中歌唱。

① *The Poems of Dylan Thomas*, p. 225.